

泰山“云路”刻石

——清朝将领陈国瑞的跌宕人生

□宗世强

经石峪牌坊北150米路西，有“云路”刻石，落款为“楚北陈国瑞书”，字高68厘米、宽62厘米，行书写就，笔画灵动流畅，笔势牵连呼应，形态舒展、自然洒脱。“云路”意为游客脚下的这条古盘道是通往仙境的云中之路。

查《兴化府志》卷十六·十四年丁丑何昌言榜：“陈国瑞，朝请大夫，直显谟阁，福建路转运使。”

陈国瑞，字庆云，湖北应城人，早年参加太平军，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投奔清九江镇总兵黄开榜成为其义子，改姓黄，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因善战获赐号“技勇巴图鲁”，同年九月升任游击。太平军、捻军进攻扬州地区，陈国瑞赴援立功加副将衔。“陈国瑞，字庆云，湖北应城人。年十馀岁陷贼中，出投总兵黄开榜，收为义子，冒姓黄氏。在军每战冲锋。咸丰九年，从攻怀远，率七人夜渡河攀堞先登，掷火燔樵楼，斩悍贼十馀人……裹创力战，贼辟易，乘胜破二圩，赐号技勇巴图鲁……十一年，江、皖贼合众窥扬州，国瑞驰剿湖西，屡破贼，加副将衔。”（《清史稿》卷四百二十八·列传二百十五）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正月，捻军进攻淮安地区，漕运总督吴棠率国瑞战于车桥等地，以功升任总兵：“国瑞麾队猛进，手燃砲逐执旗贼目，斩级千馀，以总兵记名。”“四月，战於邳州新村，捻众亘三十里，国瑞分三路迎击，斩贼渠王春玉，擲其首贼阵中，贼骇乱，夜冒雨袭破其三营。别贼趋救，昏暗不辨，自相杀，乘势蹙之，歼数千。捻势遂衰。”吴棠视国瑞为顶梁柱，顺其所为，十月，归僧格林沁麾下，赴山东连捷气势愈盛：“时山东棍、幅各匪麇集郟城，漕运总督吴棠檄国瑞进剿，连克数圩，毙悍酋孙化祥，徐党多就抚……擒悍匪刘双印。缘崖先登，诸军继之，克凤凰山，戮逆首宋维鹏等，赐黄马褂、头品顶戴。国瑞呈请归宗，复陈姓。”（《清史稿》）

“会苗沛霖叛，僧格林沁移剿，檄国瑞先发。”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僧格林沁派陈国瑞率兵开往蒙城，解苗沛霖长期围攻，八月吴棠奏称：“陈国瑞治军严整，兵民翕服，若使之独当一面，必能迅扫狂氛。”慈禧接受建议，谕：“头品顶戴先总兵陈国瑞著帮办吴棠军务……当懍承恩命，努力自爱，毋稍满假，以期克保令名，长承优眷。”国瑞会合英翰军破红里圩、王圩等，十月，僧格林沁督率总攻，苗沛霖暗越长濠为旧部刺杀，陈升任总兵：“国瑞至蒙城，先袭破红里贼圩以通粮道，继克王圩，越重壕进逼贼

巢……亲引军渡河焚贼粮屯，连破数垒。沛霖夜遁，为人所杀。淮甸平，以提督记名。三年，授浙江处州镇总兵，屯正阳关。”（《清史稿》）

歼灭苗沛霖后，有人向僧格林沁报陈国瑞预谋叛变，国瑞闻讯疾驰僧营，伏地哀诉辩解，立誓杀敌自证，随后恶战数次，九死一生，方重获信任。“僧格林沁剿捻湖北不利，檄国瑞赴援，坐迁延，降三级……人言其将反。八月，国瑞率千馀人谒僧格林沁於光山，请为前锋……力战两昼夜，始突围出。追贼蕲水、蕪州……合诸军战於土漠河，歼毙数千，生擒数百……复原官。”

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四月，僧格林沁败死山东曹州，陈国瑞亦身受重伤，参战将帅均受追责，陈因身受重伤得以免责。至此，国瑞以伤功自傲，愈发猖狂。“四月，贼复折入山东，僧格林沁战於曹州，兵挫遇害。诏罪诸将不能救护，国瑞以受伤免议。素恃功桀骜，自僧格林沁外，罕听节制。”捻军围攻嘉祥，陈国瑞率部解围，当时淮军刘铭传已在济宁驻兵，陈国瑞突发奇想恶念顿生，带500亲兵对淮军突然发动袭击，欲夺淮军洋枪装备，淮营数十人抵抗皆被杀。刘铭传立即指挥围剿，陈部500兵速全歼，国瑞翻房欲逃被擒，捆绑三日，一再哀求始释之。“至济宁，与刘铭传交恶，发兵争斗，杀伤甚多”，陈、刘皆禀诉于曾国藩，曾国藩指出各地对陈国瑞“毁者七，誉者三”的评价。漕运总督吴棠等皆称陈国瑞骁勇绝伦，能以少胜众，临阵决谋、亲近名儒、素不好色、不甚贪财；另有不少人则举黄开榜例，称陈国瑞忘恩负义，且骚扰百姓、凌辱州县、吸食鸦片、喜怒无常、动辄杀人，不听调度……曾国藩奏准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，革去黄马褂：“遂撤去帮办军务，褫黄马褂，暂留处州镇戴罪立功。”陈国瑞见势不可免，拜谒曾国藩谨受约束至淮安。

不久，发生了陈国瑞“病癫”事件。国瑞养子陈振邦官至总兵，不知何因致国瑞忽欲杀之，他求救于吴棠，匿于漕运总督衙门。陈国瑞二更率数百兵赴督署要人，时大门急闭，国瑞督队猛攻破一二门，署中人退宅门坚守，国瑞强攻不克，又遭署中人厉骂，怒气冲天，以头触门，气厥而扑地。吴棠命缚之于古庙，奏称陈国瑞患病疯狂，清廷命押送回籍；其二万五千两存银分年维持生计。“寻养病淮安，益纵恣不法，欲杀义子振邦。漕运总督吴棠劾其病癫，褫职，押送回籍，收其盐本、田

产充公；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，分年付资生计。”
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二月初七日，奕訢等又奏准陈国瑞复起。陈国瑞率部先至天津剿捻，后至临清与英翰合力剿贼。七月初十日，西捻军彻败，陈国瑞得赏还黄马褂、花翎、勇号，开复总兵，记名提督，仍赏给云骑尉世职。国瑞称病告归侨居扬州。“泊捻平，悉复原职、黄马褂、勇号，予云骑尉世职。以伤发，乞假居扬州。”

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陈国瑞奉命回神机营，翌年发生天津教案，国瑞支持反洋，鼓动百姓焚烧教堂。外国以兵力威胁清廷，要求处死陈国瑞。陈得奕訢护持，暗至天津，“赖朝廷加恩保全，令仍回扬州治病”。

人生之路环环相扣，利害相交步步相随。不久后，曾任江南提督军门李昭寿至扬州，其与陈国瑞原有旧仇，此次扬州相见，陈又仗势强索李之山石，要挟李之戏班到处送演并随意扣留。旧仇新恨令李昭寿十分恼火，遂择机率众将陈国瑞绑缚到一条大船上凌辱报复，勒索财物。事后，曾国藩查明并奏准，李昭寿革职，陈国瑞降为都司，均勒令返回原籍。“李世忠与有嫌，相闻，世忠缚诸舟，将毙之。曾国藩劾世忠，革职，国瑞降都司，勒令回籍。”李昭寿即回原籍，“陈国瑞则徘徊淮扬外县，尚无回籍之意。能否保全末路殊不可知。”（曾国藩复李鸿章信）

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发生詹启纶杀胡士礼事件，经审讯，詹启纶供称陈国瑞曾带人抄抢其家中金银，还向他勒派会馆捐资，未遂，便唆使胡士礼服毒陷害。清廷以陈国瑞系勒令回籍管束人员却仍在扬州进行不法活动为由，令其发往黑龙江当差。“国瑞复潜至扬州，因总兵詹启纶殴毙胡士礼狱，牵连论罪，戍黑龙江……光绪八年，歿於戍所。”

陈国瑞死后，不少朝廷大臣奏陈战功：“疏陈战绩，诏允复官，并於立功诸省建专祠。”

陈国瑞骁勇善战，但其恃功而骄，性格乖张、纵恣不法，屡抗命令、挑起事端，导致人生跌宕起伏，最终结局凄凉。

民间传说，陈国瑞行事斯文，面目英俊，带兵出征时戴红头盔着红铠甲，绰号“红孩儿”，打起仗来勇猛异常，冲锋在前、拼力厮杀，朝廷称其为“捻军克星”。被俘捻军言，陈国瑞讲究兵法，擅长半夜偷袭。“贼犯襄城，国瑞乘夜大雪，出贼不意，火其垒，贼溃走。”故捻军提起陈国瑞既恨之入骨，又心生惧意。

天下泰山记

泰山晚报

◎责编朱冰 美编李睿智 审读杨楠
©2025年8月7日 星期四



“云路”刻石。通讯员供图